

聊斋故事演义

续编

新华出版社

聊斋故事演义续编

刘肇霖 澜 波 等改编

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

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
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78.7×109.2毫米 32开本 15.875印张 312,000字

1985年12月 第一版 1985年12月重庆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9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203·168 定价：2.80元

改写者的话

《聊斋故事演义》自1982年出版以来，迭经重印。从国内外的销行情况来看，它在社会读者、特别在广大农村基层读者中是受到重视和欢迎的。本书问世后，我们陆续收到了不少读者来信，认为此书内容无论在题材的选择和演绎手法方面，都还有可取之处；尤其令人感动的是，有的信件是国内外知名的文艺界前辈写来的，信中指出：“……这种再创作的写法，突出了原作的主题思想，加强了情节安排，对古典著作的某些内容予以适当净化，使之更加健康；起到了古为今用和通俗化的作用。”当然，有的同志还针对其不足之处，提出了宝贵的批评意见。我们认为，所有这些，都是对我们的鞭策和鼓舞。不少读者就中提出：《聊斋志异》篇幅繁多，除已改写的三十三篇之外，尚不乏佳作，切望能读到更多篇章的故事演义。

我们正是在文艺界许多同志和广大读者的鼓励下，鼓起勇气，继续编写这本《聊斋故事演义续编》的。

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：“文化建设也应当包括健康、愉快、生动活泼、丰富多彩的群众性娱乐活

动，使人民在紧张劳动后的休息中，得到有高尚趣味的精神上的享受。”同时指出：“一切文化建设当然也要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之下发展。”遵循这一精神，我们在编选过程中，尽量注意到内容的社会性，力求有益于祖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。

我们改写的基本原则是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，对具体内容采取演绎的手法，杂者汰之，缺者补之，以期达到不泥古，不悖今，雅俗共赏，古为今用的目的。

当然，这是我们的主观愿望，尚有待于社会实践的检验。我们仍然认为：“对这一古典名著通俗化的写法，是尝试也是探索，依然存在许多缺点和问题，甚至事与愿违。我们希望对《聊斋志异》有研究的专家及广大读者，对我们这样的做法，提出宝贵的意见，以便今后把这一工作做得更臻完美些。”

我们诚恳地期待着亲爱的读者，一如既往，关心我们的尝试。因为在浩如烟海的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中，还有难以数计的瑰宝有待文艺界的同志们，继续研究整理并做好通俗化的宣传推广工作，使之成为广大读者易于消化的精神食粮。

目次

细 柳	刘肇霖(1)
司文郎	刘肇霖(25)
巩 仙	澜 波(45)
吕无病	澜 波(65)
阿 绣	澜 波(81)
彭海秋	澜 波(105)
莲花公主	澜 波(118)
老 饕	澜 波(131)
阿 英	柳 芎(144)
小 谢	柳 芎(162)
向 杲	柳 芎(189)
乔 女	裴效维(199)
田七郎	裴效维(214)
狐 谐	裴效维(243)
崂山道士	裴效维(258)
菱 角	乡 晴(269)
武孝廉	竞 华(287)

青 凤	徐京诏(306)
白于玉	金 焘 纯(317)
封三娘	晓 敏(334)
花姑子	洁 影 焘 纯(351)
青 娥	崔雁荡 刘又名(367)
小 翠	京 诏(380)
画 马	崔雁荡(395)
霍 女	体 扬(403)
素 秋	谭洁影 刘又名(419)
阿 纤	体 扬(433)
珊 瑚	金启曜(447)
嘉平公子	辅 周(464)
王桂庵	范孙操 刘又名(472)
锦 瑟	刘又名(485)

细 柳

刘 肇 霖

休问前房与后房，有几切莫教无方。

苦心一片化顽铁，难为当年细柳娘。

却说河南洛阳城东有个姚店，虽是个不大的村镇，但因地当汴洛东西要道，是往来商旅必经之路，故而平日十分热闹。镇上有前后两条街，住着几百户人家，居民生计颇为富裕，文风也较丕盛。世代相传：这个镇上多出才女，女孩子不仅相貌出众，而且知书达礼。因此，方圆几十里内，多少年来就流传着几句歌词：牡丹花，洛阳开；挑媳妇，姚店街。姚店的姑娘个个好，文理不通莫前来！

姚店后街上住着一位姚文斗先生，夫妇年近半百，膝前只有一位姑娘。姚家世代儒医，到文斗这代，上人原本要他潜心制艺，混个科甲出身，谁知他读书虽多，文思也好，却在功名上无意进取，仍然继承了祖业。由于镇上客商求医问病者不少，加上代有积蓄，日子过得也还丰裕。姚家虽人丁不旺，但因女儿从小招人疼怜，不仅外表秀气，且心灵手巧，善解人意。有此爱女承欢膝下，老两口也就忘却无儿之憾

了。有时，亲友们偶然提起后继无人的话儿，文斗总是吟两句自己的诗来回答：“有女但如苏小妹，无儿翻羨蔡中郎！”虽属解嘲，却也真是心安理得。

谁知这位姑娘越长越出挑，十几岁上，已出落得体态轻盈、肤色莹润、修眉入鬓、秀目传神，如同画上的美人儿一般。姑娘的小名原叫姚细柳，但东邻西舍的姐妹行因她生得笋条儿似的一捻细腰，遂把原名给叫混了，都管她叫做“腰细柳”。

细柳从小就跟着父亲识字读书。八九岁上，文斗便教她属文吟诗；刚遇十岁，竟已通了《六经》，文字也满篇了。此后，她竟悄悄地读起医书来，开头，总是缠着爹爹请教些入门的知识，诸如阴阳五行、脏腑经络、表里虚实、寒温燥湿等等，文斗见爱女深喜此道，不忍拂她心意，便陆陆续续地为她讲授了些启蒙指路的医道要领。谁料她愈钻愈深，不上两三年的功夫，已将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、《甲乙经》、《本草经》等一些经典医籍读得滚瓜溜熟，从张仲景、孙思邈到金元四家乃至张景岳等人的医论、方书，她都涉猎到了。文斗见她潜心学医，有时在家应诊，也让她随侍左右，便于她增长些临症的见识。那晓得细柳一学便精，一年之后，对于望、闻、问、切已有独到之处，其见解有时竟高出父亲之上。如是者又过了一年，细柳的经验更多，文斗偶然遇到些棘手的疑难病症，倒常找女儿商磋一下，甚至按她的理法方药治病了。

这天，细柳见爹爹出诊回来，坐在屋里眉头不展，象是心事重重，便笑问道：“爹爹从不发愁，今日莫非有不顺心



的事吗？”文斗道：“正是有个病人的情况不佳，我一直放心不下。”细柳又问：“拟了处方不曾？”文斗道：“方子是拟了，心里却拿不准。”说着，遂把这个病人的状况从头讲了一番。

原来前街绒线铺的魏掌柜，上月得了肿胀之症，先从两脚开始，很快地遍身皆肿，且感到饮食无味、四肢乏力。十日前，找到文斗求诊。文斗见是水肿之症，知是肺、脾、肾三脏失调所致，因症候已重，须先用治标的办法以消其肿，于是处方以攻逐利水的药物为主，本意在收效之后，再徐徐用健脾、补肾之法以固其本。未想一连服药数剂，不仅未见效验，病势反而加重了。这天复诊，文斗再三斟酌，认为仍应对症治疗，除利水外别无他策，遂又加重了处方剂量，让病人先服一两剂后再看分晓。处方虽已拟了，但文斗却无十分把握，惟恐自己的治法失当，不但治不好病，反而贻害病家，正在反覆沉吟，却被女儿瞧出来了。

细柳就问爹爹：“病人的脉象和舌象如何？”文斗道：“脉沉无力，舌苔白薄。”细柳想了想，说：“爹呀，女儿妄测：此病不宜再事攻逐了！”文斗道：“可肿胀之症只能先从利水入手呀。”细柳道：“也不尽然。如果病人体质太弱，就不能采用此法，请爹爹再斟酌一下。”文斗是位谨慎而又认真的医生，听女儿这样讲法，也有所触动，当时就说：“治病如同救火。你既这样讲，我看咱们爷儿俩同去瞧瞧，事不宜迟，你换件衣裳，咱们就去吧！”

到了魏掌柜家中，文斗讲明原委，病家自然感激。幸喜原方尚未取药，细柳看过方子，重又切过了脉，便问病人：

“得病以前，平素身子骨儿怎样？”魏掌柜说：“不中，十多年来吃饭不曾香过，一直硬撑着度日。”细柳点头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遂同文斗商量：“爹呀，病人面色苍白，久病孱弱，依女儿之见：这多半是因气虚不能载水而引起的水肿。从这条路上试试看怎样？”一句话提醒了文斗，忙笑道：“对，确有道理，待我投以补中益气之剂就是。”细柳笑道：“女儿拙见也是如此。”文斗遂将前方弃置不用，改拟了药方，魏掌柜服了几剂之后，病情即有显著好转，此后随证加减，又服了数十剂汤药，竟完全好了。从此，姑娘的医名大振，镇上居民彼此传说，都讲她有起死回生的本领，背后都称她是“女华佗”、“女仲景”，反而把“腰细柳”的名儿给忘了。

当时习尚早婚：男子在十八岁以前就得成家；女孩儿如年过二八尚待字闺中，就不易找到婆家了。细柳眼看长到十六七岁，家里虽也为她提过多次亲事，但都被她拒绝了，文斗夫妇为此十分焦急。细柳知道父母的心事，便对妈妈说：“老人家为女儿操心，女儿岂不感激？只是婚姻大事，关乎女儿的终身，是草率不得的。今后如有人家提媒，得让女儿瞧瞧本人，方好定夺；否则，我宁愿侍奉爹娘终老天年，终生不嫁也毫无怨尤。”

文斗夫妇一来疼怜女儿；二来生性豁达，不拘俗礼。听细柳执意如此，不忍拗她，便通知前来提亲的媒妁，转告男方以求医为名，让女儿亲自相看一下。消息传出，自有一些慕名求亲的后生登门领教，谁知细柳一连相看数人，俱不中意，不是“王家儿郎浮浪油滑，心术不正”，便是“李姓少年

禀赋荏弱，其寿不永”。如此又迁延了一两年，姑娘的婚事仍无成就。眼看着芳龄渐长，上门提亲的媒妁已是越来越少，细柳自己虽漫不经意，文斗夫妇却成了老大的心事。

转眼间，细柳已年过十九。文斗夫妇认为再不能由着她的性儿拖下去了，便对她讲：“只因依你自主，婚事这才蹉跎至今，当父母的懊悔不及。按孩儿的年齿，如再拖上两年，当填房也嫌迟了。看来，此事决不可一误再误，还是由爹娘替你拿主意吧！”细柳叹口气道：“女儿本意，原想找一个称心如意之人，事已至此，看来难办到了。今后请父母作主就是，女儿再无话说。”

恰好，前街绒线铺的魏掌柜来姚家提亲，对方是城南高庄的高梦桥，二十岁出头，家世清白，因原配病死，无人主持中馈，急于续弦。魏掌柜因同此人交好，故代他前来说媒。文斗素知魏掌柜为人老实可靠，也听说过这位高梦桥是个品学兼优的年轻人，当面虽未许婚，心中却有几分乐意。魏掌柜去后，文斗同老伴商量了一下，便找来细柳，如此这般地介绍了一番，并说：“这门亲事的好处是：高家门风清肃，虽不甚富有，生计也还过的去，难得梦桥本人的品行端正敦厚，这是顶要紧的。不足之处是：高梦桥既无父母，也无兄弟，人丁单薄，进门就得操持家务；再说前房遗有一个四五岁的男孩，还得抚养长大，这倒是件麻烦事。”意思是让女儿自己定夺。谁知细柳这次略无挑剔，当时就表示：“只要本人诚笃就好，其余一切，事在人为。”于是，这门亲事就定下来了。

过门以后，夫妻间感情十分融洽。梦桥前妻的遗孤名叫长福，刚四岁多一点，细柳对他钟爱备至，视若亲生，梦桥对此深为铭感。婚后不久，细柳也怀了身孕，丈夫对她更为疼怜。一天晚上，夫妻对坐灯前谈天，梦桥笑问：“久闻你有‘女华佗’之名，想必医术精深。可否诊一下我的脉象，看看能长寿吗？”细柳笑道：“不用诊脉，我祝你长生不老就是了。”梦桥泥着妻子为他诊脉，细柳笑道：“诊脉不难。说句老实话，医术只能防病治病，至于穷通寿夭，却非医家所能臆测。”说着，便挽起袖口，为丈夫切起脉来。哪晓得不诊犹好，这一诊脉，细柳不禁大吃一惊，忙问梦桥：“你平日少眠多梦，我是知道的。但不知过去患过头疼、眩晕、耳鸣、心悸的毛病吗？”梦桥见问，不由一怔，笑道：“你真是医中妙手。你说的这些症状，我都兼而有之。倒是不常犯病，一犯病就不轻。我也奇怪，打从你进门之后，还不曾犯过哩，想必是有你这位神医在旁，病魔不敢轻易来骚扰了！”

细柳听说，心里暗暗叫苦。原来她已诊出梦桥身患一种眩晕心悸的绝症。这种病平时无甚异状，一旦发作，如不及时救治，很可能猝然致死。尤其是此病愈发愈重，与年俱增，药餌只能暂时缓解，无术可以根除，患此病者多系风烛残年的老人，年轻人如患此病，大半天折。据她推断，梦桥的病根已深，即使护理得法，也难活过十年。想到这里，不由黯然神伤。

梦桥见她发呆，便用手指敲敲她的腕子，笑问：“女华佗，怎的不吭声了？脉象究竟如何？咱俩能白头偕老吗？”细柳只

得强作笑颜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要能依我三件事，偕老有何难哉！”梦桥念着杂剧里的道白，摇头摆尾地说：“慢说三件，纵是三十件、三百件，也都依你。”细柳笑道：“要不了那么多，说三件就是三件。”梦桥笑问：“快讲，哪三件？”细柳道：“听着：今后少吃酒，涓滴不饮最好，如做不到，也得尽量减少。这是头一件了，行吗？”梦桥道：“这是为了我好，焉有不依之理，自然照办。”细柳道：“第二件，夜晚少出门，必得出门时，时刻注意脚下，切莫损交跌跟头。”梦桥哈哈笑道：“把我当成小孩子了，想见你爱我之深，至矣哉！”细柳正色道：“这不是玩笑，摔跟头是能致命的！”梦桥忙道：“莫生气，依你就是。”细柳接着说道：“再就是无论何时，切忌狂喜暴怒。这一条，你是极易做到的，我只顺便提提而已。就是这三件事，要是做到了，长寿也并不难。”梦桥道：“我把这三件事写在墙上，朝夕读之，永志不忘就是。”

从此，细柳添了一件心事，随时注意着丈夫的身体状况。那梦桥虽是位饱学之士，却生性不求闻达，娶进细柳之后，因她才貌出众，惟恐委屈了她，便也想理一理八股文章，应试考取功名，使她脸上有光。他对细柳讲了自己的想法，原以为妻子必定高兴，不料细柳此时正担心他劳心促寿，一听此言，十分不悦，忙劝他：“咱家虽不富裕，却也薄有祖产，只须稍加整顿，夫妇一生的吃穿尽够。人家都羡慕咱俩是神仙眷属，我看很有道理。夫妻厮守一起，教子成龙，乐在其中矣！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去猎取那些身外浮名呢？”梦桥一听，对细柳更加敬重，也就不再提起功名的事了。

转年，细柳生下一子，随着长子长福的名字，为次子起名儿叫做长怙。按“怙”字的意思是“父爱”，细柳为孩子起名“长怙”，暗含着对于梦桥长寿的愿望。梦桥不解命名之义，便问了细柳一句，细柳随口答道：“相公饱学之士，难道竟把经书上的‘无父何怙，无母何恃’也给忘了吗？”梦桥笑道：“这个自然晓得。我是问你：为孩子起名，你怎的只提父亲，而不提孩子的母亲呢？”细柳笑道：“咱们华夏之风，父亲应是一家之主，是不能学唐朝安禄山那样‘只知有母，不知有父’的！”梦桥听罢大笑，对于命名的事儿也就不再过问。

细柳心中清楚：梦桥的病体已支持不了几年。为尽量避免使他操劳，遂把家里家外的诸事都揽在自己身上，除照料丈夫和带好两个男孩外，并把一切杂务如经管产业、修缮房舍、完粮纳税、核计收支等等，都管了起来。梦桥担心她过于劳累，想帮她干些活儿，细柳却说：“世上的事，凡男子能做的，女的也能办到。你不是常对外人夸耀什么‘家有贤妻’吗？既然有我这‘贤妻’，你坐享其成就是了。”梦桥听她讲得有趣，遂笑道：“我落得个清闲自在，岂不甚好，只是心中有些过意不去。不过你方才讲什么男女一样，我却奉劝你莫要把话说满了，迟早你会碰到一些必得求我这男子汉去办的事，走着瞧吧！”细柳也笑道：“好，就走着瞧！”从此，梦桥果真放手不管家事。过了些日子，他暗地里查看了一下，只见各项事务都处置得井井有条，竟比自己经管时要好的多，心中不禁叹服。梦桥摆脱了冗杂事项，每日只是游山逛水，怡性陶情，倒也逍遥自在。

这天，邻村亲友家有喜庆大事，把梦桥邀去作客。适逢县里的衙役来催纳捐税，细柳因男主人未在，就打发人告诉税役：“税金将于一两日内缴清，务请稍缓。”这本是例行公事，历来都是这样办的，谁知那税役见是家无男人，只有一位标致的小娘子，便放起刁来，说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村话。细柳无奈，只得派人去邻村找回梦桥，梦桥到家后，只三言两语就把那衙役打发走了。进房看细柳时，正坐在那里生闷气，梦桥宽慰了她几句。并笑道：“我说如何来着，任凭多么能干的女子，也总有不如男人的时候，这不是应了我的话吗？”细柳也乐了，故意赌气说：“放心好了，只此一遭，下不为例。”梦桥哈哈笑道：“但愿如此。”

那细柳极是要强，经历过这档子事以后，对家事越发励精图治，早起晚睡，事必躬亲，既量入为出，又开源节流，如是一两年后，高家的状况有了很大变化。她不仅做到了把一年之中各项应完纳的税金提前缴足，家里再也见不到催税衙役的面孔；而且月有盈余、岁有积蓄，日子越过越好。至此，梦桥算是心服口服，再不提起女子不如男子的话了。

到了这年岁暮，梦桥守着这个日益兴旺的家庭，眼看着爱妻细柳又是备办年货，又是打点礼品，忙而不乱，雅而不俗，里外应付得头头是道，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。除夕夜晚，夫妻对酌守岁，三杯过后，梦桥见细柳俊目流盼、笑靥生春，虽已是生过孩子的妇女，腰肢却仍如少女一样窈窕，不由从头看到脚底，端着酒盅儿迳自呆了。细柳被他瞧得不好意思起来，往左右瞅了瞅，见是孩子未在跟前，屋里别无外

人，就笑说：“喂，你干嘛老是盯着我两只脚，莫非我穿错了鞋子？”梦桥笑道：“非也。我是在想咱们成亲已有多时，今天才发现你的一双脚竟如此纤巧，使我不禁联想起那位凌波微步、罗袜生尘的洛神来了。”细柳啐了一声，笑道：“你真是想入非非了，那洛神乃是神女，谁能比得？再说洛水近在咫尺，谁曾见过洛神的模样？所谓《洛神赋》也不过是曹子建偶有所感，随自己的想法渲染成章而已！”

梦桥笑道：“洛神是真是假，且莫管他。我倒是触景生情，想出一个上联来了。这个上联很难对得工整，不知你这位才女能否对出下联？”细柳笑问：“究竟多难，领教后方知分晓。就请你赐教吧！”梦桥笑道：“好，你听仔细。”说着，就念了这个上联：“细柳何细哉：眉细、腰细、凌波细，且喜心思更细。”细柳笑道：“承蒙夸奖，愧不敢当。”梦桥笑道：“请你对下联，不是让你讲客气话。我问你：能对上吗？”细柳笑道：“也只不过是用了六个‘细’字来冠顶、拦腰和收底，我看也没什么难对之处。”梦桥笑道：“口气还不小！你弄清楚没有？我的上联是室内生春、真人实事，你要是弄些空泛的东西来搪塞硬对，那可不算数！”细柳道：“这是自然的，我晓得。”说着，便仰起脸儿，沉吟了片刻。梦桥以为难住了她，笑吟吟地说：“本来难对，今夜对不上也不打紧，留待日后慢慢推敲也成。”细柳笑道：“谁说我对不上！已经有了，听着！我也还你一个室内生春。”接着就念下联：“高郎诚高矣：品高、志高、文学高，但愿寿数尤高。”未等梦桥讲话，细柳又笑说：“我也是真人实事，六个‘高’字对你六个‘细’字，如何？”梦桥不胜惊讶，